



那时花开

这部小说，主要写了江立勤和白雪莲两个青年纯朴而曲折的爱情故事，表现在两个青年身上的爱情观，以及对纯真爱情的执着与忠诚，这些，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拜金成风的今天，就相当可贵。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他们令人羡慕的爱情过程和爱情结局。爱，成就了两个年轻人；爱，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郑彦英

责任编辑 韦金良
责任校对 马 英
封面设计 潘 峰
版式设计 张变玲

ISBN 978-7-215-07510-8



9 787215 075108 >

定价：28.00元

那时花开

一丁◎著

人的一生，就像一趟旅行，
沿途中既有数不尽的坎坷泥泞，
也有看不完的怡人风景。
微笑面对，幸福前行。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时花开/一丁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7-215-07510-8

I. ①那… II. ①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2041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5)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永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335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想、而做的品格，难能可贵。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他们令人羡慕的爱情过程和爱情结局。爱，成就了两个年轻人；爱，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作者长期生活在农村，生活经验丰富，所以对乡村的一草一木，人情世故，非常了解，小说就显得很真实。比如下面这一段：

睡觉前，白雪莲为改变农村妇女很少洗澡的不良习惯，要求给婆婆洗个澡，可立勤娘是说什么也不愿意，说没听说过有谁家的媳妇给婆婆洗澡的，让别人知道了要说自己是个恶婆婆的，最后她只同意雪莲帮她洗洗脚。白雪莲洗得很认真很仔细。立勤娘高兴得合不拢嘴，她无限感慨地对媳妇和儿子说：“我是咱这村最有福气的婆婆了。在咱这十里八村，你再找不到一个儿媳妇给婆婆洗脚的了，这事恐怕只有雪莲能做到了！也只有我享受到这份清福了。老天爷，我真有福气啊！”睡到被窝里，立勤娘还在揉着自己的脚偷笑。

只有长期在农村生活的人，才会写出这样的情节，特别是立勤娘揉着脚偷笑的细节，非常到位。小说的味道，就在这些小细节上体现出来了。

作者对主要人物的把握，是准确入微的，比如写到江立勤和他娘在得知白雪莲已经被推荐上大学，而立勤未能被推荐时的心理变化与语言表达，在特定情景下，自然而然地让读者产生共鸣。

他想起已经被推荐上大学的白雪莲。“她为什么不来

看我呢？她应该来呀！她绝对不会因为我没有被推荐上大学不理我呀！她是不是也在为我没被推荐上在难过、在哭泣呢？得去看看她，一定得去！”他擦擦眼泪说：“娘，我去看看雪莲，到她家看看就回来！”

立勤娘真的不想让儿子去，她想，白雪莲推荐上了，儿子没有被推荐上，作为一直要好甚至整天形影不离的好同学，她应该先来看看儿子，她不来，肯定是她瞧不起儿子了，是想抛开儿子。想到这里，这个一向倔强自尊的女人对她的儿子说：“小勤，咱不去找她。咱没有被推荐上，她瞧不起咱了，不理咱了，这样的人不值得答理！”

小说是需要矛盾的，在矛盾开始、发展、结束中，最容易表现人物性格，立勤和他娘各有各的理解，但是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都合情合理。于是，矛盾构成了，悬念也出来了，读者会因此而产生阅读兴趣甚至阅读欲望。

总体来说，这部小说是成功的，凝聚了作者的心血。我期望作者在以后的写作中，注意裁剪，疏密有致，方成美景。

邢彦荣

2011年5月6日于河畔木屋

江立勤茫然而痛苦，他拖着沉重的双脚，步履散漫地来到父亲的坟前，把自己采集的一束野花用草蔓捆好放在父亲的坟前。他跪在坟前泪水簌簌声音哽咽地说：“爹，人家被推荐上的人，入学通知书已经下来了。我没有。这不怪您，我不会生您老人家的气。请您放心，我决不会因此而灰心丧气、一蹶不振。我一定要自学一门技术，为国家做点有益的事情，为您争光！愿您在九泉之下安息！爹……”他趴在父亲的坟上恸哭起来……

娘在后面不远处一直跟着他，她很担心，看到儿子哭得太过伤心，她强忍悲痛，踉踉跄跄地来到他身边，把他拉起来，要他回家。

江立勤说：“娘，您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您先回去吧，我再陪爹一会儿！”

娘不肯离去，一直哭着陪着儿子。

她劝儿子要坚强，说：“小勤，咱不上大学就不吃饭不能活了吗？天底下那么多老百姓没上过学不是照样过吗？孩子，你一定要想开点儿！”

江立勤凄苦地恳求娘说：“娘，我什么话都跟您说过了，您一定要相信，我会听您的话，坚强地活下去，您放心好了！”

娘说：“好好，我放心！天快黑了，咱回去吧，小勤！”

江立勤望着晚霞映红了的天空，心潮澎湃思绪混乱，理不出一点头绪：怎么办？怎么办？——他，不久前还是学校里的明星级人物，学校和老师引以为骄傲的尖子生，在社会政治大潮的激流中冲闯的学生领袖、学生会主席，今天被无情地抛到了潮流的边缘死

角。他思绪万千，深深地感到了无奈、孤独和凄凉。

他想起已经被推荐上大学的白雪莲。“她为什么不来看我呢？她应该来呀！她绝对不会因为我没有被推荐上大学不理我呀！她是不是也在为我没被推荐上而难过、在哭泣呢？得去看看她，一定得去！”他擦擦眼泪说：“娘，我去看看雪莲，到她家看看就回来！”

立勤娘真的不想让儿子去，她想，白雪莲被推荐上了，儿子没有被推荐上，作为一直要好甚至整天形影不离的好同学，她应该先来看看儿子，她不来，肯定是她瞧不起儿子了，是想抛开儿子。想到这里，这个一向倔强自尊的女人对儿子说：“小勤，咱不去找她。咱没有被推荐上，她瞧不起咱了，不理咱了，这样的人不值得答理！”

江立勤以十分肯定的口吻说：“娘，雪莲不是您想的那种人。说不定她也正趴在床上为我没被推荐上伤心痛哭呢！我一定得去看看她！”

立勤娘知道自己儿子的脾气，这个时候是阻止不了的，于是说：“你去吧，快点回来，天就要黑了！”

“您放心吧娘，我去去就回来！”

江立勤和白雪莲不是一个大队的，可是他们住的村子相距很近，白雪莲家所住的村子在东边，江立勤家所住的村子在西边，中间只有一里多地。

江立勤急急地往白雪莲家赶去，来到离白雪莲家不远的地方，他看到白雪莲的奶奶正站在大门外的一个土堆上，焦急地向远处看着什么。看到江立勤来了，她老远就问：“立勤，你看到雪莲没有？”

江立勤的脑子立刻嗡了一下，他惊慌地说：“奶奶，我没有见到她。她去哪里了？”

雪莲奶走下土堆，她很担心自己的孙女儿，可看到江立勤的样子，还是装作毫不介意的样子说：“走，到屋里说话吧，孩子！”

江立勤心急火燎地问：“奶奶，雪莲到底去哪儿了？”

虽然天已经快黑了，细心的雪莲奶还是早已看出了江立勤红

红的双眼，她知道江立勤一定是哭了很长时间，明白江立勤心里是多么难过，她关切地安慰他说：“孩子，别难过，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可要往开了想，难过会伤身子的！”

“奶奶说得对，我一定听奶奶的话。”江立勤一心想的是白雪莲，“奶奶，雪莲到底去哪里了？”

雪莲奶看他那着急不安的样子，心想得把事情真相告诉他，不然他心里会更不踏实。于是她说：“雪莲知道她被推荐上了，你没被推荐上，就跑去找公社的头头，要求把她的指标给你，你先去上，俺条件好，今年不去明年也得让去。公社的领导不同意，说人名底册已经报县里了。她回来后哭得像泪人一般，连午饭也没吃，就借俺大队支书的自行车骑着去县里找人去了。她说非把她的指标给你不可。”老人不安地往外望望，对江立勤说：“走，咱再到外面看看她回来了没！”

江立勤跑上土堆，往白雪莲回来的方向极目望去，看了好一会儿仍不见人影。他说：“奶奶，看不到人影。您别着急，我去接她！”说罢就迅速地跑走了。

雪莲奶焦虑地大声喊道：“立勤，天黑了，要小心！”

“哎——放心吧，奶奶——”

江立勤刚跑出白雪莲家的村子不远，就看到白雪莲从他们村的方向回来了。他心里霍然亮堂了，飞快地奔跑过去，接过她手中的自行车，说：“雪莲你可回来了，把奶奶和我挂念坏了，奶奶正着急哩！”

白雪莲因为极度的悲凄失望加之饥饿和劳累，脑子里一片空白。看到江立勤，她什么也没说，趴在他的肩膀上痛哭起来。她浑身抽搐着哽咽道：“公社和县里都不同意。立勤，我实在没办法了！呜呜……”

江立勤把车子扎好，停下来抱着她说：“好了雪莲，别哭了。奶奶什么都和我说了。我啥都明白了！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白雪莲推开他生气地说：“你说什么，我要你谢了？！”

江立勤知道白雪莲的脾气，也知道她确实是自己好，所以他说：“好了，别生气，我说的不对。咱赶快回去吧，奶奶急坏了！”

江立勤推着车子，白雪莲攀着他的肩膀回到家中，奶奶看到了也不在意，孙女儿回来了，她悬着的心踏实了。

雪莲奶说：“立勤，你俩先去屋里说话，我给雪莲做的饭还在锅里呢，可能有点凉了，我去烧把火热一下你们吃！你们俩一定都没有吃好饭！”

奶奶去厨房了，白雪莲无力地依偎在江立勤的身边，两只手使劲地握住江立勤的手，两人心情茫然，一时谁也没有说话。

少顷，奶奶喊他们吃饭。

江立勤迅速拉起白雪莲说：“走吧，咱洗洗手吃饭。”他们洗完了手，把饭菜端到堂屋饭桌上，雪莲奶点燃煤油灯，他们开始吃饭。

雪莲奶心疼地说：“你们俩一定都没有吃好饭，好了，什么也别想，赶紧吃饭吧，有话吃了饭再说。我先说好，你俩都得给我吃！咱吃饭的时候谁也不许说话！”

江立勤和白雪莲相互看看没有说话，那意思是“你吃呀雪莲”，“你也吃呀立勤”。他们两个人确实很饿，奶奶做的又都是好吃的——有雪莲一向爱吃的鲜嫩的葱花炒鸡蛋、有流油的白面油馍、有熬得不稀不稠的江米粥，还有咸鸭蛋，可是他们俩谁都吃不下去，在奶奶的一再劝说下他们都只吃了一点点儿。

白雪莲接到推荐上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当天下午，江立勤才知道这件事。那天傍晚，江立勤的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堂伯江代山面带愠色，吸着烟，脚步沉重地到他家来了。往常，江代山总是很亲切，脸上乐呵呵的，可今天不一样，娘儿俩的心同时噎噎跳起来，惊疑不安地盯着他。很快，机敏的江立勤就猜到大伯为什么不高兴了。他强装镇定地让大伯坐下来，说：“大伯您坐，您来的意思我知道了。您不要因为我没有被推荐上而难过，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前天我就和娘讲了，说我可能推荐不上，虽然在大队通过了，可是到了公社就不一定了，我娘想得很开。大伯，我希望您也

上了吗？”

“我不认识她，听人说她被推荐上了。人家成分好，爸妈又都是部队的大官，当然没有问题了！还有咱公社赵楼的赵天榜，就是县里卫生局局长，他爱人是商业局经理，他们的儿子赵伟峰也被推荐上了。”

江立勤听到白雪莲被推荐上了，心里总算有了一丝安慰。

“哥，你一定要操着小勤的心哪！”

“你们只管放心好了！”

送走大伯后，娘儿俩回到屋里。江立勤关切地对娘说：“娘，以后您千万别为我的事伤心掉泪了，不然会把您的眼睛哭坏的。我求您了，以后可别掉泪了。”

“好好，我不掉泪了！”

江立勤站在土桌前，他心里是又喜又悲又愤怒：喜的是白雪莲被推荐上了；悲的是自己被淘汰了；愤怒的是在学校什么也不学什么都不会，素有“混混”之称的赵伟峰竟然也被推荐上了！

……

江立勤极度委屈，他控制不住自己，趴在桌子上呜呜地痛哭起来。娘知道这会儿劝说也没有用，就站在他身边陪儿子哭。

哭了好一会儿，江立勤不哭了，他怕把娘哭病了，因为娘身体不好，他劝阻娘不要哭了。他打盆水让娘洗脸，自己也洗了，然后对娘说：“娘，您不用为我担心，我没事，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您在家，我去爹坟前站一会儿就回来！”

娘不放心的说：“小勤，你别去了，你爹知道了也会难过的！”

“娘，我一定要去，但是您不能去，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娘知道儿子的脾气，于是说：“你去吧，可要快点回来！”娘不放心，跟在儿子后边不远处向丈夫的墓地走去。

这就是开头的那一幕。

江立勤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临毕业时的学校生活，一幕一幕地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临毕业的那学期，大家以为还会

像过去的一年一样：升学是“推荐+考试”。江立勤想，在这两个方面他都是有把握的，学校推荐不成问题，而大队和公社推荐，自己的堂伯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自己家是中农成分，也不会有问题；而考试，自己也是有把握的。

物理老师和数学老师都嘱咐他，一定要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或数学系；校团委书记和政治老师都说他是搞政治的材料，要他报考中国人民大学。

可是让人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高考招生办法改了——取消考试，改为“完全推荐”！

一开始江立勤和白雪莲都没有感到恐慌，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被推荐上，因为他们在“德、智、体”各方面都是优秀的。

在离校前的几天里，江立勤和尊敬的老师、要好的同学，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做临别的谈话。还有知心的同学劝他，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要和白雪莲分手，大家都说，白雪莲是一个少有的美丽高贵的才女，等等。

从学校回到家后，他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一开始他和白雪莲心里都不紧张，因为他们俩都被各自的大队和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提名了，名单也都报到公社了。可是后来“政审表”一下来，一看“社会关系”栏，江立勤心里马上凉了，他预感到自己过不了关，他的父亲当过国民党的“甲长”。这个是在他升学、入团填写“政审表”和这次推荐填写“政审表”的时候，都一次一次地写在表上的，虽然算不上“地、富、反、坏、右、叛、特”分子，可是因为全公社有很多高中毕业生，一定会有竞争，一定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揪住不放的。这样一想，他知道自己很难过得了关，所以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白雪莲，他怕到时候白雪莲会为此而痛苦，会为他鸣不平，可是白雪莲却不以为然，她说：“推荐也要讲‘德、智、体’全面发展，要的是学习好、思想好的人，总不能推荐‘混混’去吧！”

母亲对自己一直期望很高，他怕到时候自己没被推荐上对她

刺激太大,也说了自己的这种想法。知道没被推荐上以后,看到母亲比自己想得还开,他心里也稍微好受些了。

江立勤对自己对白雪莲都做了客观的分析。他想,首先人家白雪莲已经是大学生了,而自己还是一个农民,今后两个人的相爱和结合是不可能的了。白雪莲为他表现出的勇敢和对他无私的真心实意的爱,让他深深感动。他想,白雪莲是多么高大、多么纯洁、多么无私、多么可爱的女孩啊!可自己是一个农民,而她是一个前途远大的大学生,自己配不上她,自己一定要理智、要坚强、要无私忘我,决不能耽误人家的前途,耽误人家的爱情和婚姻。江立勤想,一定要把这些向白雪莲讲清楚,使她接受这个现实,丢开自己轻松地去上大学!

二

江立勤和白雪莲从初中到高中都是同学,两个人关系又一直很好。初中的时候,由于他们聪明好学、成绩好,积极热情、乐于助人,所以都是学生会干部。和老师同学接触得比较多,因此老师喜欢他们,同学敬慕他们。在师生们的心目中,他们是天使般的纯真少年、优秀学生。后来,两人又以同样优异的成绩同时考入全县唯一的一所高中。在高中期间,随着环境的变化、时光的推移,他们知识不断增长,身体也快速发育,白雪莲长成了亭亭玉立的“校花”,学生会文艺宣传委员;而江立勤呢,一米七八的个子,长得潇洒帅气、朝气蓬勃,并且是学生会主席,学校里的星级人物。由于两人都担任着学生会干部,课余时间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接触的机会自然就多一些,这是很自然甚至是必然的事情,他们两人没有

感觉到一点不自然,可一些敏感多疑的同学却在议论,说江立勤和白雪莲在谈恋爱了。

这些议论也必然要通过一些人的嘴巴传到他们耳中。白雪莲听说后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让他们嚼舌头去!”当耳旁风一般。

江立勤更是淡淡地说:“太俗太幼稚!”

说起他们能有这些珍贵而美好的时光,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一种巧合。

白雪莲的爸爸是一位水电专家,曾在苏联的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当过研究员。回国后,为我国的水力发电事业作出过很大贡献,像河南的三门峡水电站、宁夏的青铜峡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水电站、吉林的丰满水电站、辽宁的桓仁水电站,等等,包括长江三峡的勘测,都留下过他深深的足迹。而白雪莲的母亲是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地质工程师,两人都在某水电勘测设计院工作。他们在生白雪莲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到生小雪莲的时候,他们的工作特别忙,又都是单位的工程项目负责人。为了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他们忍痛决定将小雪莲送给她的舅舅、妯母抱养了。白雪莲的妈妈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小雪莲的舅舅和妯母都是部队干部,他们结婚已经多年了还没有孩子,经姥姥说合,就把小雪莲送给舅舅、妯母抱养了。白雪莲原来的名字叫许崖,现在随了舅舅的姓,改名字叫白雪莲。因为妯母工作忙,又不会带孩子,所以姥姥就把她带到自己身边抚养,说是自己的亲孙女,待在部队不方便,对这一点同村人谁也没有疑惑。

后来白雪莲的妯母一下生了对双凤胎,白雪莲的父母考虑到姥姥和妯母的困难以及小雪莲的受教育问题,通过和舅舅、妯母以及姥姥协商沟通,又把小雪莲接到他们身边到大城市受教育,名字仍叫白雪莲。

白雪莲刚刚上初中一年级的時候,爸爸被错误地打成了“里通外国的反动学术权威”,母亲也受到了株连。这时姥姥又把小雪莲

接到自己身边，仍叫自己奶奶。小雪莲因为很小就和姥姥一起生活在农村，所以并不感到陌生或不适，而且还显得很自然、很融洽，回到农村不久就进了公社中学学习了。

江立勤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父亲在他几岁的时候患疟疾和痢疾治不好去世了，姐姐立俭后来也出嫁了，家里只有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

江立勤的母亲心地善良、吃苦耐劳，她勤俭持家、争强好胜，困难面前从不掉泪。她常对人说：“遇到难事儿，哭有什么用哩，想办法去克服就是了。”为了让两个孩子能过得像有父亲的孩子一样，为了让孩子们上学，她是拼命地干活。夏天收工了，人家坐在树荫下乘凉，她却顶着烈日到野地里薅青草晒干卖几个钱；队里一有什么加班活（生产队里平时有不少不需要很多人一起干的小杂活）她都争着干，就为多挣几个工分；她还扛着粪篮到处捡粪，而这，是其他妇女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时候没有化肥，牲口、猪、狗等动物的粪便是非常珍贵的肥料。江立勤的母亲上工时扛着粪篮，遇到了动物粪便就捡到篮子里，然后交到生产队里论重量多少记工分。由于她积极能干，一个妇女养活两个小孩子，年终不但没有向生产队里交钱，还分了几元钱。小立勤像别人家父母双全的孩子一样照样上学，他穿的衣服虽然补丁擦补丁，但总是干干净净的；小手小脸也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他学习刻苦用功，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每个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先是当班里干部，后来当学生会学习委员；全校就一个少先队中队，他是中队长；他口才好，每次演讲比赛，他都能代表学校发言，而且他总是得奖。老师和同学们都十分喜欢他，他是同学们的学习榜样。

白雪莲在学校里一出现，立刻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极大兴趣，她成了大家瞩目的焦点。这个来自大城市的美丽出众的天使般的少女，脸白白净净银盘似的，浓黑的柳叶眉下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双眼皮，睫毛乌黑，鼻梁高高的，嘴唇嫣红，油亮的两条齐耳辫；颈系鲜艳的红领巾，上穿雪白的汗衫，胸以下束在黑色短裙里边，

脚穿带襻儿的白色皮凉鞋；她热情、活泼、开朗，时时处处礼貌待人。她讲一口京味普通话，比唱歌还好听。早上上学时见了老师总是立即行个少先队礼并问声：“老师，早上好！”见同学是：“你早！”晚上放学回家时遇见老师也总是向老师说：“老师，再见！”和同学分手时也不忘打声招呼：“明天见！”

她不光人长得漂亮，而且学习成绩也特别好，入班不久便成了班里的头号尖子生。她总是积极热情真诚地帮助学习差的同学；谁和谁吵嘴打架了，她也总是积极劝说直到双方握手言和为止。她活泼开朗，能唱会跳，她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她像一只美丽的蝴蝶，只要她在哪里一停，就会立刻招来一群爱慕她、喜欢她的同学围着她问这问那的，听她那比唱歌还好听的京味普通话。不久，在白雪莲的影响下，这个远离城市不知道城市什么样子、不知道城市学生什么样子的死气沉沉的偏僻农村学校里的气氛，发生了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老师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前那种见面碰头相互很少理睬的冷冷淡淡的现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彼此间也问好或搭讪几句了；同学们之间以前那种打打闹闹的情形少多了，有不少同学见面的时候也开始问起好来了。

白雪莲时时刻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和感召着她周围的人，她给她周围的同龄人树立了一个如何使自己健康成长的好榜样！

白雪莲的美好形象，使原来在学校被树为大家学习榜样的江立勤黯然失色。在最初一段时间里，老师和同学们几乎把他给忘掉了。然而，江立勤对白雪莲并不嫉妒，他也非常喜欢她，他也怀着羡慕的心情积极主动地和她接近，找她的长处向她学习，跟她学说普通话。白雪莲也是积极热情地和他交往。渐渐地，他们两人亲密起来了。学习上他们暗暗地和对方竞赛，对学校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也是争先恐后地竞相完成。

那时，文艺宣传活动很多且它是一个学校的荣誉和形象的重



要组成部分。所以大家都十分重视,每个学校都成立有宣传队。江立勤和白雪莲当然是学校宣传队的骨干力量。他们宣传队经常到公社和其他大队演出。他们俩演唱的“老两口学毛选”在当时是出了名的,被选拔到县和地区演出过。在他们的影响下,那其中的两句唱词“收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坐在了窗前,坐在窗前学毛选。老头子,哎;老婆子,哎,你说咱们学哪篇……”是当时当地的年轻男女和老头老婆都能唱得出来的。他们演唱的“样板戏”中的段子像李玉和的“智斗鸠山”、杨子荣的“共产党员”也都是出了名的。他们为学校 and 同学争得了荣誉,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一张张公社的、县里的、地区的奖状贴到了学校办公室里显眼处的墙上,老师、同学们为他俩感到骄傲和自豪。

三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由于他们聪明好学、多才多艺,就成了全校的尖子生。老师、同学都认为他们是大学生的坯子、名牌大学的苗子。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他们学习更加努力,工作更加积极,力争考试好,被推荐上,一定要争取上大学。

然而,人生无常,世事难料。结果出来了:白雪莲榜上有名,江立勤名落孙山。这个结果把白雪莲给惊呆了,这个结果也把许多教育界知名人士和广大了解江立勤的教师同学给弄蒙了!他们发出了疑问:为什么最优秀的江立勤没有被推荐上?而素有“混混”之称的赵伟峰却被推荐上了?要知道,赵伟峰学习不行,调皮捣蛋却总是第一。为什么?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白雪莲拿着邮递员送来的“推荐”入学通知书,回到家趴在床

上哭喊着：“这不公平啊！这不公平啊！！”雪莲的这种失常举动把奶奶给弄蒙了，她坐在孙女床头不解地问：“孩子你是怎么了？被推荐上了应该高兴啊，可你这是怎么了？”

白雪莲趴在奶奶的身上哭着说：“奶奶，立勤没有被推荐上啊！这不公平呀！……”

“孩子，公平不公平不是咱说了算，那是上级的事儿。孩子，别哭了。你知道立勤为什么没有被推荐上吗？”奶奶不解地问。

雪莲停止了哭泣。她对奶奶说：“他以前就和我讲过，说他爹当过国民党的‘甲长’，他可能会受这方面的影响。现在看来他一定是受了这个影响！”

“他爹是谁？叫什么名字？”

“他爹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我听他说他爹的名字叫江代善。”

“噢，我知道了。那江代善可是个有名的大好人呀。孩子你不知道，国民党那时候，村村都有一个‘甲长’，就像现在一个生产队有一个队长一样。可是又不像现在的生产队长有权力，什么事都管，那时候是一家一户，土地各家是各家的，分散经营，各管各的事，‘甲长’平时什么事也不管，只是上级当官的向老百姓摊派要东西的时候找他，他再一家一户要，然后交给上边的官，他就没事了。那时候穷人多，收不上来的时候多，你一催，交不起的人就躲跑了，所以有时他还要挨打受骂，因此这差事没有人愿意干，有的村就挨门挨户推着干。这是什么好处也捞不到的差事。立勤爹当过‘甲长’算什么呀，有的村差不多人人都干过，又不是‘五类分子’，而且人又死多年了，还去讲他，真是太没有道理了！”奶奶愤愤地说。

白雪莲沉思了好一会儿，既坚定又郑重地对奶奶说：“奶奶，我想好了！”

“你想好了啥？”

“我今年不去上了，把我这个名额让给立勤。咱的条件好，我复习一年，明年也得让我去上。立勤要是今年去不了，明年就更没